

安庆钩沉

安庆翁婿清官

丁邦昕

清乾隆、嘉庆年间，朝廷先后有两位知名的清官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们都是来自安庆地区的翁婿。

先说第一位——丁田树。

据光绪十八年安庆《义门丁氏族谱》和民国五年《怀宁县志》记载，丁田树（1714—1780），原名丁宗耀，字芷溪，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辛未科进士二甲第十六名，在翰林院任职八年之后，被任命为河南监察御史，不久转任山东监察御史。

清廷进入康熙朝以后，推行“摊丁入亩”赋税制度，废除了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，将税赋并入土地。这一制度客观上放松了对百姓的人身控制，但有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。乾隆二十五年，丁田树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，反映有些官员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。

奏折称，自从“摊丁入亩”以来，凡有差徭及办理军需，一律按照里程和时间计价给钱，并且还要考虑等待与回空的消耗，再也没有所谓的义务劳动。然而，有些州、县衙门，每当迎接上司或同僚来往，以及搬运私家物品，动不动就“打白条”找车船。奸役拿着“白条”到处勒索车船主，开出的官价不到市场实际价格的一半。并且，守候、回空一概不问。对此商贾怨声载道，不愿再做生意，造成物价飞涨。丁田树在奏折中请求朝廷，要对各州、县进行严厉整肃，规定除承办大差及委运官府物品允许其预备车船，并酌情给予官价补助外，其余一律按照市价交易，不得“打白条”，违者从重处罚。乾隆皇帝在看完丁田树的奏折后朱批：“所奏甚是，著照所请行。”（《大清高宗纯（乾隆）皇帝实录》七十三卷）

此后，丁田树一如既往地认真履行监察职责，不断给皇帝和朝廷禀报所发现的问题，并提出改进建议，多次受到乾隆皇帝的称赞。乾隆三十三年，他被提升为礼科给事中，巡视中城，官阶正五品。

长期揭露官员贪赃枉法的行为，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。因此，丁田树经常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指责与控告。他任礼科给事中不久，他的儿子与两淮盐政尤拔世的家人发生争殴。有人指责他作为巡城监察御史，面对自己亲属的关联案件没有回避，有直接插手嫌疑。朝廷经过调查，不仅驳回了那些不实指控，还将他提升为兵部武选司郎中。乾隆三十九年，在朝廷组织官员例行考核中，他获得“京察卓异”的好成绩。当年四月二十日，吏部组织

丁田树等京察卓异、准备提升的官员觐见皇上。但他却不恋官职，觐见后不久就向朝廷上书，请求回乡养老。朝廷上下一致挽留，亲朋好友也再三劝说，他则用大诗人白居易（字乐天）五十八岁毅然辞官的典故，淡然回应：“不见乐天

患风痹，五旬有八已飘然。”（《义门丁氏族谱》·丁宗耀传）

再说第二位——金光梯（1747—1812）。

据《清史稿》和《英山金氏族谱》等史料记载，金光梯，英山人（该地原属安徽省安庆府管辖，新中国成立后转归湖北省管辖），曾祖父金天爵、祖父金绍伟、父亲金珽都是进士。乾隆三十三年戊辰科中举人，次年由举人授内阁中书，掌管撰拟、记载、翻译、缮写之事，官阶从七品。

因都是安庆同乡，公务上又有些交集，所以，在京任职期间，金光梯经常去拜见丁田树。他曾回忆：“赴京得侍先外舅太史芷溪公，即知丁氏为皖怀名族。”（《义门丁氏族谱》·金光梯，丁氏重修家谱序）后来，金家相中并迎娶了与其门当户对的丁家大小姐，她比金光梯小两岁，芳龄二十。

虽然乡试中举后即幸运地出仕、入朝做官，但金光梯在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丝毫也没有放松会试准备。乾隆四十五年参加庚子恩科会试、殿试，中进士二甲第四十八名。其后，他先是任宗人府主事，后迁任刑部员外郎，再改任郎中。他审案一向公正、严谨。据传，在嘉庆初年主审和坤贪污大案时，被告曾托人深夜给他送金八千两，意欲托情免罪，遭到严词拒绝。

太平盛世之时，地方上审理案子多施予宽厚，往往稍微有点理由就予减轻罪责。而刑部远在千里之外，不清楚案情，鞭长莫及。所以，遇事也就按照规矩例行办理，不过多干预。人们都认为金光梯用法甚严，与时局格格不入。其实，他是宽严相济。以往监守自盗，仅限于内部处理，只要全部退赃就减刑。乾隆二十六年起，改为无论情节如何，一律不得减刑。金光梯后来上个奏折，请求恢复原有法律，得到皇帝的批准。

经过朝廷数个职位的多年历练，金光梯升任山东按察使，后改任布政使。嘉庆十年（1805），到地方任职三年后，他被召授刑部侍郎。其间，数度奉诏赴山东、直隶、天津、热河勘狱，并向皇上如实禀报。第二年，授任江西巡抚。上任后不久，他上疏朝廷指出江西积案繁多，准备以自己为首成立一个总局，专门清理所有悬案。此议虽遭反对未能付诸实施，但金光梯还是通过明查暗访，发现涉嫌贪腐案官员竟达五十多人。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利诱与胁迫，他不为所动，最终连续弹劾了这些涉贪官。嘉庆十四年，他擢升刑部尚书，加封“光禄大夫”，成为朝廷重臣。三年后的十二月，因积劳成疾去世在任上。作为刑部大臣，死时竟是家徒四壁，皇帝听说后甚为感动，特降旨厚葬重恤。

金光梯去世后，他的夫人丁氏携幼子南归，在扬州城外租房居住。“肖然如寒士，且泊然处之”；有门生上门拜望，“一语未及于私”，对来者没有提出任何私利要求。

近些年，一批新编颂扬历史上著名“青天”“包公”等铁面无私人物的文艺作品应运而生。2012年5月，一部名叫《清代包公金光梯》的电视剧热播，受到广大观众的普遍好评。



仰望 李幼林 摄

江湖脸谱

老兵夏国富将军

张甫联

八月的一天，我和市公安局战友老曹应邀前往池州看望从成都回乡探亲的战友——四川省军区原司令员夏国富及其夫人王建青。

夏国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与我们一道应征入伍的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血火交炽的战场上冲锋陷阵，从普通士兵成为将军，可谓我们这群战友心目中的骄傲。

我和国富是同时到达原十三军三十八师直属新兵营集训，后又都被分配在师直属连队的。几年后国富从师侦察连选调到师侦察科工作，我也从基层连队抽调到师军务科，我们既是同乡，又是战友，同在司令部不同科室工作，同住在一幢干部宿舍。数年后我退役，国富仍一身戎装。

国富早年曾在家乡当过民办教师，在我们同时入伍的战友中属文化素养较高的，到部队后，终日磨爬滚打，军事素质也日渐成熟，几年后他以出类拔萃的表现，被提拔为侦察排长。

岁月匆匆。这次见面我们都年近古稀，既高兴又伤感，共同感觉难以找回那种英姿勃发、青春年少的岁月。交谈中，他问我日常都做些什么，我说每天接孙子上学、放学，偶尔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，但我所写所记是“狗肉上不了正席”，自娱自乐而已。国富说，他也写点东西。之后我便收到他撰写的《对越自卫还击作战》《第四大队对越侦察作战纪实》和《37师老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》等几篇文稿，认真反复细读后，对他的军旅生涯，尤其是十年边关参战经历有了非同寻常的感受。

国富敏而好学，且悟性好。我们当兵时才二十岁刚出头。在别人还没有意识到读书重要性的年代，他几乎是手不释卷，还刻苦钻研书法、绘图、摄影、侦察学等技能。每

日清晨，当我们还睡眼惺惺出操时，他已临摹碑帖数篇。作为一名军人，他无论是做参谋、处长，还是做军参谋长、师长、军长、集团军长、军区司令，都把学习视为人生的第一需要；无论是日常作训，还是在边陲一线作战，始终坚信党中央、中央军委所制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保持着当代军人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；遇到急难险重任务，都身先士卒，敢于担当，如在汶川地震抢险救灾中的表现，中央媒体就多有报道，充分展现了纯洁、崇高的道德品质。

国富当兵就在师侦察连，终日磨爬滚打，习擒拿格斗，练就了一身基本功。他的射击、游泳、障碍跑、投弹、武装越野，军事技能样样优秀。任侦察参谋时，他从当时的拍照、绘图。沙盘作业开始学。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前，夏国富同志被集团军作训处相中，在作训处刻苦学习军事专业技能。在前沿阵地，他蹲前沿指挥所，上高地、下坑道，侦察战场实况，研究战场重点设防、火力配备等，为战区首长提供必要的情报资源。

我军收复老山后转入防御作战，中央军委决定利用老山战场组织部队轮战，保持对越强大军事压力，摔打磨炼部队，此时国富已被任命为十三军三十七师参谋长。他不辱使命，又带领部队参加了对越的收官之战。

从军半个世纪，从战士到将军，夏国富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奉献给了军队事业。整个军旅生涯中，他曾十年三赴战场，浴血奋战，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。正如他自己所述，十年对越作战，就国家、军队和个人而言都是大事，有很多事值得回忆，而最让他怀念和难忘的则是那些与他有生死之交的战友。

